

2018年的11月5日傍晚，趙雙戰夫婦依事前的約定和我一塊兒在台北中山堂，觀賞趙慕鶴老師與我的烏蟲體書法師生聯展，小梅悄悄地告訴一直陪伴我忙於展覽的舍妹，爺爺仙逝的噩耗，但擔心我一時無法承受突如其來的打擊，要舍妹等我回高雄後再告訴我。他們離開後，我匆匆的地趕車回高雄，在高鐵上我打開手機，在盈盈和小戰的微信中都出現了「爺爺昨天決定去一個遙遠的地方」的訊息，經過證實後我隨即向高師大吳連賞校長報告這令人不捨的消息。雖然明白趙老師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理想，但我仍不想相信與老師永別的事實，剎那間我彷彿看見趙老師高挺硬朗的身影、謙恭誠懇的面容浮現眼前，往事歷歷……

1966年我進高雄女師就讀，3年後分發台北任教，接著保送台灣師大就讀，畢業後再度回高雄從事教職直到退休，外子呂源金是高師大第一屆畢業生，爾後也回母校任教，我們由北部到高雄至今已50多年。因為我的籃球、跳繩、棍棒教練，更是我們的媒人--趙相元主任與趙慕鶴老師是山東同鄉，趙主任照顧源金和我及孩子們如同己出，讓我們全家始終對老師、師母及家人感念在心，經常的密切往來；加上1975年在高雄定居後我們雖然搬了3次家，但一直都在高師大附近，兩位老師分別住在高師大的前後棟宿舍，因此，平時與兩位老師的互動無形中就比較頻繁；後來趙主任移居台北，每次回高雄一定會拜訪趙慕鶴老師，也一定到我們家，因此，源金和我也把趙慕鶴老師視為家中長輩一般敬重和關懷。

久聞趙慕鶴老師多才多藝、詩文書畫皆通，1997年，我家兒子想學書法，我帶他向趙爺爺拜師，沒想到老師說他不會一般的篆、隸、行、楷，寫的是烏蟲體書法，於是拿出平日的練習作品，向我們介紹烏蟲書是幾近失傳的中國古文字之一，是先秦時期篆書的變體，文字中可輕易辨認出鳥的嘴巴、眼睛、翅膀、尾巴或腳及頭冠等造型，就是文字與鳥形融為一體；我雖然不懂書法，但驚奇的發現其中除了黑白錯落的協調之美，還藏著栩栩如生的許多鳥兒，大大小小，有的靜靜佇立，有的昂首高歌，有的低頭啄食，有的展翅翱翔，有的蜷曲取暖，有的回首凝望，還有如家庭聚會般的大小依偎、相對呢喃，千姿百態，美不勝收，我好喜歡這種充滿生命之美的中華藝術文化，老師送我雲和雨兩個字。

每天看著老師送我的墨寶，細細品味愛不釋手，發現烏蟲體書法除了蘊含文字的功能，還有濃厚的造型藝術在其中，展現了書法藝術獨特的神韻和意境；我被烏蟲體書法充滿愛和生命力的美所感動，下決心想學又怕困難度太高，於是我先去學習楷書，一段時間後才懇請老師收我為徒，因為是特殊書體，沒有前人的字帖，感謝老師耐心地帶著我從千字文寫起，然後是百家姓、三字經及唐詩宋詞等，每個字都一筆一畫的解說教寫，前後約有10年時間，我利用課餘到老師家學習，因而成了趙老師烏蟲體書法的唯一入室弟子；後來有位朋友知道我嫡傳了老師的烏蟲體書法很是驚訝，認為老師自律甚嚴不會輕易收女弟子，但聽我分享了家人與老師如親人般的相處，他說趙老師不只把你當學生，更把你當自己的孩子，這是你的大福氣。這番話語讓我想起老師經常對我說：現在老了，只想把這字傳教給有興趣的人，不要讓烏蟲體書法失傳，心願足矣。深刻體會老師的用心，也感謝能得老師信任，有機會學習、傳承、推廣烏蟲體書法，我下定決心盡心盡力的做好承前啟後的小小螺絲釘，以師志為己志，讓烏蟲體書法綿延不絕。

在學習的進程中，老師經常分享他的童年和逃難的故事，他特別記得小時候起床的第一件事是背誦四書五經和練寫毛筆字，然後才能吃飯，三餐飯後還是背書寫字，因此老師還對古文

的誦讀特別精通，為此我費心找了錄音專業，請老師到錄音室錄製了5卷的卡帶，不只背誦詩經的本文，連注解都是朗朗上口，真讓我大開眼界，後來老師把一分卡帶送給某幼兒園翻印成CD，作為小朋友經典誦讀的範本，希望古文學的種子能深植孩子們的心中，逐漸茁壯生長、根深葉茂；我也把留存的卡帶送給老師的家人作為紀念。

2005年初，老師想把他所寫的六十首唐詩付印，於是我將其已寫成條幅的七言絕句，分段影印再依每張6字的規格裁剪、重新編排成每首詩5張頁面，讓讀者方便翻閱、學習，這是趙老師唯一出版的鳥蟲體書法範本，由國彬和源金出資限量發行，老師堅持只送不賣，更凸顯老人家的風骨和本書的難得與珍貴。

2009年老師以〈中國書法美學研究以鳥蟲體為中心〉碩士論文，獲南華大學碩士學位，是全台最高齡的碩士畢業生；其中有關鳥蟲體書法之美的部分，有幸和老師共同討論，深深感受老師做學問的嚴謹態度，以及從不遲到、不早退、不請假、不缺課並準時繳交作業的尊師重道的學生本分，讓他成了班上年紀最大卻最先畢業的好學生。那年的秋天，我陪老師到女師校友經營的才藝班學習電腦；過程中老師也是堅持不缺課，但英文和注音打字都是很大挑戰，但老師把26個英文字母貼在冰箱門上，隨時把握機會練習，認真學習的態度令我欽佩及感動。

2011年適逢老師百歲，7月20日老師受邀赴英國歡度百歲壽辰，以鳥蟲體書寫〈臨江仙〉捐贈大英圖書館典藏，並榮獲英國伊莉莎白女王致贈百歲人瑞祝賀狀，是台灣書法界的第一殊榮，趙老師的鳥蟲體書法獨一無二，因此讓全世界更多人認識了鳥蟲體書法的美，以及老師的人生哲理就像是『是非成敗轉頭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等都反映他的豁達。等老師由英國返台，源金邀請趙老師的舊識、高師大同仁和學生們，於8月18日共同為老師慶祝百歲壽誕，趙老師很感動，多次含淚向我們表達謝意，說他從沒想過能活這麼久、有這麼多學生、朋友像親人般的關心照顧。其實老師照顧的人才多呢：不只常有學生免費借住老師家，老師還多次自費幫老友帶骨灰回家鄉落葉歸根；過年時買了大雞、豬肉、豬肝、牛肉、豆干等等，用大鍋滷上一整天，分送給體弱或行動不方便、經濟較不寬裕的老鄉，讓他們也能有過年的歡喜氣氛。

2012年，商業周刊的羅小姐訪問幾位和老師較親近的學生以及老師的口述，出版〈悠遊100年：趙爺爺和你分享五顆歡喜心〉分享樂活人生；讓老師儉樸率真的人生價值觀，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的人生哲學，成為更多人學習的楷模。

2014、2016年於清大分別舉辦鳥蟲體書法特展，義賣所得全數捐贈清大「旭日獎學金」；2015年9月起，每週由王老師等學生送趙老師到左營高鐵站，老師獨自搭高鐵到新竹清大選修博士班課程兩天，老師的終身學習是我的最佳典範，這段時間和老師閒坐聊天時，他總是笑咪咪的說，從來沒想過都過百歲了還能有機會讀博士，我能體會老師的喜悅和成就感，也為老師的老當益壯、好體力、好精神感到欣慰。同年，受邀於竹南國家衛生院圖書館展出鳥蟲體書法，當時老師的作品不多，因此由我向高師大的同仁和校友商借，所幸展場不大，只展出30多幅作品，但獲得很大的迴響，2018年秋於台北中山堂的展出就是這次的延伸。

2016年8月13日於臺北金華街教堂盛大舉辦第一屆溫暖人間頒獎典禮暨陽光大衛音樂會，主旨除了倡導家庭價值之外，還對在各方面的服務有卓越貢獻者給予肯定。經過該單位遴選後趙老師獲得春風化雨獎，當時因老師回故鄉，當天【新聞稿】由受教於老師50多年的學生葉水

蓉女士代表領獎，這份師生情誼堪稱是春風化雨的楷模，趙老師不只是復興了失傳已久的鳥蟲體書法；他也用實際的行動教導學生做人做事，譬如：為學校建築監工不收錢、將獲得眼角膜捐贈的機會讓給年輕人、終生奉行母親的教導等，確實是學生品行的生活導師。

2017年老師受邀於佛光緣美術館展出「百齡壽翁趙慕鶴鳥蟲體書法作品展」，本次展出特別感謝佛光緣美術館如川法師等費心策劃主辦；感謝知名銅雕藝術家蕭啟郎先生及夫人，以及前空軍機通校李國祥校長等熱心推薦和全力資助協辦；除原來竹南的展出作品外，特別感謝李先台先生的慷慨借用30多幅作品展出。佛光緣美術館總館長如常法師分享促成此次展出的因緣，是2年前，104歲的趙慕鶴毛遂自薦，帶著鳥蟲體書法作品前往佛陀紀念館找他，道出希望能圓滿這輩子在佛館展覽書法的心願，因而有這場「百齡壽翁趙慕鶴鳥蟲體書法作品展」。看到趙老生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即使已是百歲人瑞，仍然樂觀積極學電腦、讀書，如同星雲大師曾說的話：「老人，不是年齡，而是心境。」如常法師同時也傳達了趙老先生「有人傳承鳥蟲體書法」的唯一心願。高師大王政彥副校長表示，趙慕鶴老師是終身學習的典範及楷模，並道出這次作品都是由收藏的親友、學生所提供，可見其廣結善緣的性格。李國祥校長致詞以「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與大家共勉，更彰顯出趙老師的懿行德性。可惜趙老師因回山東探親未能親臨展場，本展出由我個人肩負起全程聯繫協調、借用展品、展出文宣及布展、卸展等事項，讓我從中獲取許多書法展的相關事宜，難能可貴的經驗積累讓我受益良多，對往後的展出多有幫助。

2017年冬，老師再次返回山東金鄉老家，由親人照顧頤養天年。同年12月12日，由山東省藝術研究院等多家單位聯合舉辦“非遺活寶”趙慕鶴及兩岸弟子鳥蟲體書法藝術展在山東省文化館舉行。活動以“傳兩岸赤子情，承千年古墨香”為主題，主要展示非遺百歲老人，傳奇書法藝術家趙慕鶴先生的鳥蟲體書法作品近百幅，另外還有百餘幅大陸徒弟和臺灣學生的同類書法作品，弟子葉水蓉個人提供40多幅作品，期望能為提出申請將幾近失傳的鳥蟲體書法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盡一己的綿薄之力。

2018年5月，水蓉和8名夢想城市學校鳥蟲體書法班同學，受邀前往山東濟寧、曲阜等地進行書法文化交流，特別懇請由當地國台辦安排，前往趙老師的金鄉居所拜訪，分別多日彷彿如隔世，我們的問候老師雖已無法應答，但緊握我的雙手，這難能可貴的際遇，想必老師和我一樣清楚，這一別將是永別！心好痛。

2018年8月，台北中山堂黃國苓主任邀請我展出鳥蟲體書法，我毫不猶豫地提出師生共展的方式，因此定名為「鳥蟲體書法傳承展」，副標是「百齡壽翁趙慕鶴及弟子葉水蓉作品聯展」，展期由10月6日到11月25日，共51天。感謝能有此機會，展出期間現場即席揮毫，送出約1800份吉祥話，以及額外舉行兩場鳥蟲書基本筆法體驗營，鳥蟲體書法受到來自海內外朋友的喜愛和熱烈迴響，我想趙老師已了卻他的唯一心願，放心地將「薪火相傳」的棒子傳給唯一的嫡傳弟子葉水蓉，就在展期正好一半的11月4日，寬心地到另一個更遠的地方。

我知道傳承的重責大任是艱鉅的、辛苦的，充滿荊棘和考驗，但我答應老師我會全力以赴，做好承前啟後的螺絲釘的工作，希望學生和後進能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一代更勝一代的延綿不斷，將鳥蟲體書法留名於青史。由內政部審定的首屆鳥蟲體書法師資班已於2018年夏天結業，同學們接受訓練後已能獨當一面，並且懷抱教學與推廣的熱忱，我們同心協力除了在四維、

鳳山長青學苑與長輩們一起快樂學習，還曾在鼓山國小、大榮小學等帶領小朋友進入烏蟲體書法的領域，體驗中國書法的美；我個人更是打從2010年春天，趙老師在高雄第二社大把教學的重任託付於我的那一刻起，就立願追隨趙老師為烏蟲體書法推廣與傳承的用心，盡個人最大的努力和願力，做好老師託付我的責任和使命。因此，我在2018年12月9日，趙老師的追思會時，寫下了「老師，烏蟲書後繼有人，請您放心，帶著微笑走吧！」

祝願敬愛的趙慕鶴老師，乘風而去、乘願再來。（本文作者為趙慕鶴老師之學生）